

历史人物评传

末代帝师陈宝琛评传

张帆——著

凌青题

福建教育出版社

凌青
题

王三·帝师陈宝琛评传

张帆——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末代帝师陈宝琛评传/张帆著. —福州:福建教育出版社, 2002. 3
ISBN 7—5334—3429—3

I. 末… II. 张… III. 陈宝琛—评传
IV. K827 = 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14269 号

末代帝师陈宝琛评传

张 帆 著

*

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:350001)

电话:0591—3725592 7811283

传真:3726980 网址:www.fep.com.cn)

福州华彩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(福州新店南平路鼓楼工业小区 邮编:350012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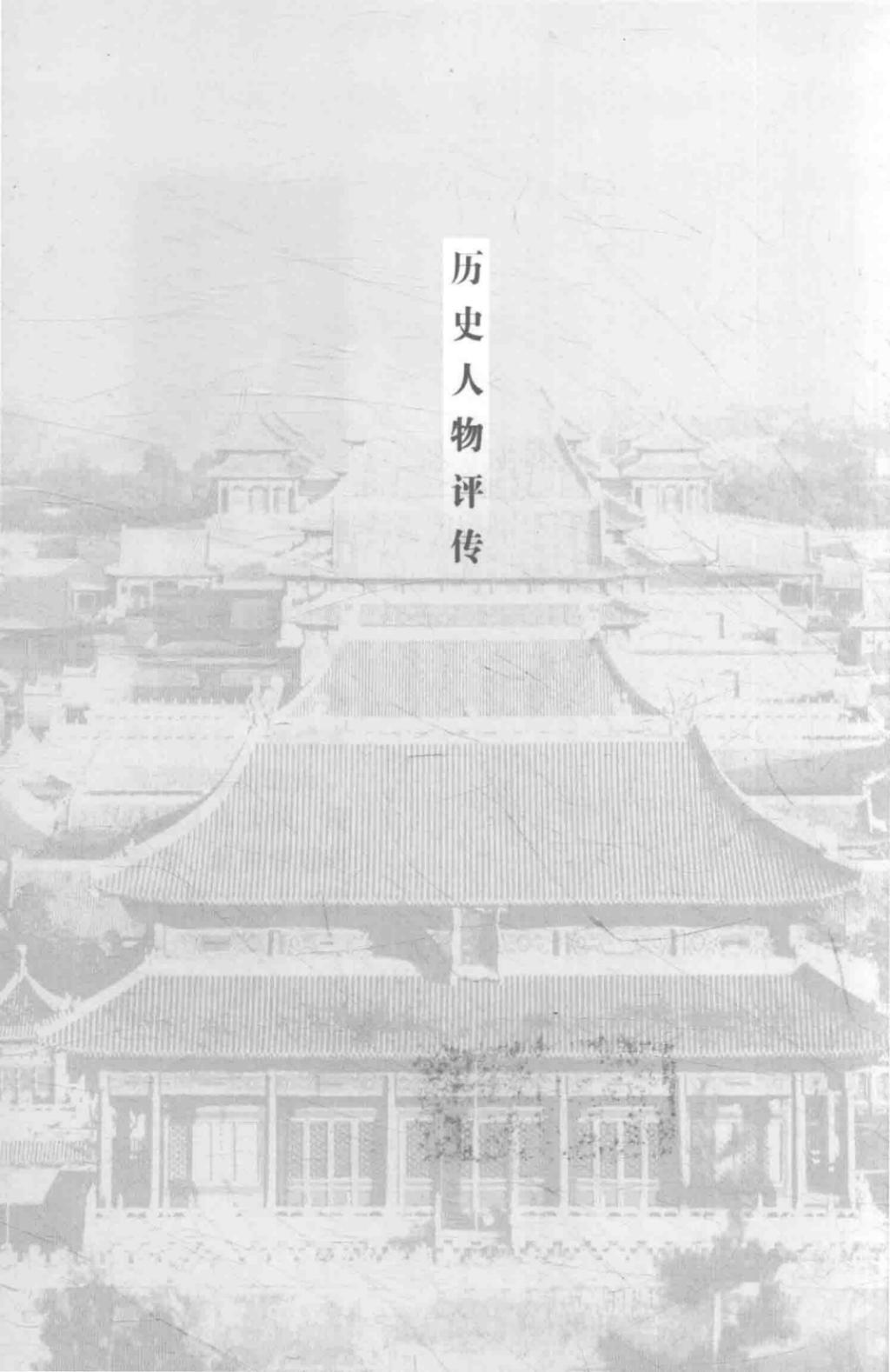
开本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 11.875 印张 288 千字 4 插页

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 000

ISBN 7—5334—3429—3/K · 88 定价:25.00 元

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
请向本社出版科(电话:0591—3726019)调换。



历史人物评传

陳本老人七十有九歲小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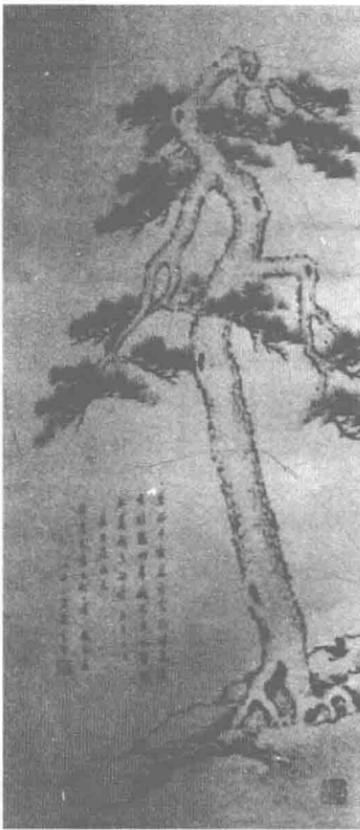
陈宝琛先生 (1848 – 1935)



“螺江陈氏宗祠” 照壁画



陈宝琛故居之——沧趣楼全景



陈宝琛国画“苍松图”

獨情幽草間
邊生上有
黃鶴深樹鳴
春潮帶雨
晚來急野渡
無人舟自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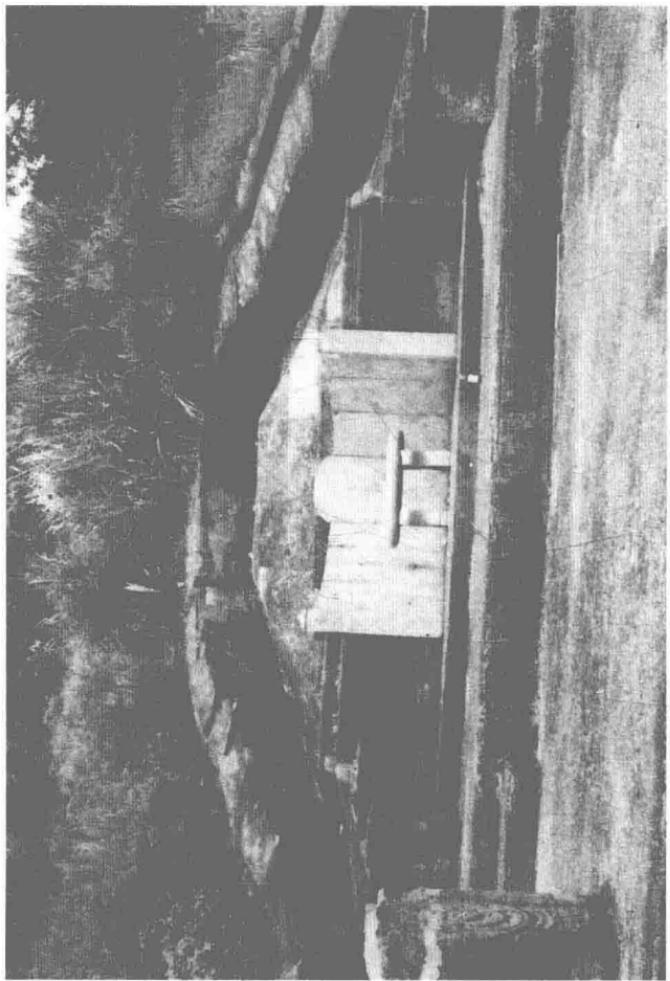
乙未歲暮詩
六十有八陳寶琛

陈宝琛手迹



陈宝琛鼓山榜书

墓柱自題



陳寶琛先生墓

目 录

序 (陈庆元)	(1)
前 言	(6)
第一章 榕城望族 世代簪缨	(11)
1 山明水秀、人文荟萃的螺洲家园	(11)
2 家传儒学涵孕下的英敏童才	(14)
3 刑部尚书陈若霖的曾孙	(19)
4 “兄弟、父子、叔侄同榜进士”	(21)
附 陈宝琛世系表与说明	(23)
第二章 春风得意 发愤言事	(26)
1 点中翰林青云直上的进士	(26)
2 “俄约”、“球案”并争的强硬外交立场	(29)
3 台湾危机中忧广思深的谏官	(35)
4 敢批“逆鳞”的“清流健将”	(40)
5 误国奸佞的“大克星”	(49)
第三章 苟利社稷 生死以之	(53)
1 “肃官方而固邦本”的吏治观	(53)
2 针砭时弊、求真务实的改革观	(64)
3 遍行赣省、除弊兴学的年轻学政	(75)
4 法畔猖獗中的连篇言战奏疏	(84)

5 会办南洋军务的一介儒生	(93)
6 总清算：“清流”解体面面观	(98)
第四章 影子家园 系心郡国	(115)
1 报效桑梓“乐天知命”的士绅	(115)
2 甲午割台，逐臣义愤填膺	(124)
3 福建近代新式教育的拓荒者	(131)
4 众望所归的福建省铁路公司总理	(147)
5 卓具远见、热心公益的藏书家	(157)
第五章 重返政坛 末代帝师	(163)
1 为戊戌“六君子”冤魂昭雪	(163)
2 拒付“门包”，巡抚改授帝师	(170)
3 恩宠有加的溥仪“智囊”和“灵魂”	(174)
4 苏格兰夫子庄士敦的魅力	(181)
第六章 回天梦断 宫阙易主	(188)
1 王朝末日的哀鸣与“企盼”	(188)
2 一个不合时宜的封建殉道者	(194)
3 复辟闹剧中判若两人的陈太保	(199)
4 国民军“逼宫”与“龙”的困顿	(209)
第七章 津邸“奇货” 太傅“迂腐”	(215)
1 阴谋家和骗子争夺利用的“筹码”	(215)
2 日军界“恭请”与土肥原“微笑”	(221)
3 “御前会议”上的唇枪舌剑	(225)
4 白何偷渡，溥仪潜赴东北	(229)
第八章 傀儡登场 老臣尽忠	(232)
1 旅顺之行，孝胥借口撵太傅	(232)

2	《壬申密折》，老臣孤忠付东流.....	(236)
3	伪职不为，太傅“诗钟”讥日本	(242)
4	心志孤苦，“秋深旅雁总随阳”	(251)
第九章 “同光”闽派 末代诗杰.....		(259)
1	“同光体”闽派的扛鼎诗人	(259)
2	去国何时忘忧患的爱国歌手	(269)
3	清新隽永、体物入微的抒情佳构	(277)
4	社会转型期“咏松”诗的“变奏”	(284)
5	理想与现实错位的遗老悲歌	(297)
6	谐婉回曲的寓津遗老词章	(302)
第十章 福建才子 冰渊晚节		(308)
1	左海通才，文坛艺苑著声望	(308)
2	劲挺清癯，“伯潜书法”遗芳泽.....	(315)
3	世纪老人，衔悲抱憾终“米寿”	(321)
4	晚节无忝，末代帝师归故里	(328)
附 录 陈宝琛年表.....		(332)
主要参考文献.....		(370)

序

陈庆元

读大学的时候，一个年级 100 多人，4 年下来，我大约只认得 2/3。文化大革命期间，同学们各人做各人认为该做的事，没有谁来管你，所以交往就少了；当然，其时的环境，还是不和太多的人来往为好，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，认识的人少些，也许还是出于一种本能的对自己保护的需要。当时，我的性格比较内敛，不善于和人交际，或许也是重要的一个原因。这样，其他年级的同学，我认识的就更少了，甚至“老乡”也没能认全。时过境迁，二三十年后，想起来，觉得有些对不起同窗们，但是弥补起来却很不容易了，毕竟绝大多数同学不在一个单位工作，即便在同一城市生活，见面的机会也是少而又少，哪里有可能再像二十来岁那会儿一般的“疯”和“魔”？偶然碰个面，过后也许又把名字给忘了，说起来真是不应该的，但年纪一大，也就这德性，有点无奈了。

1982 年秋，从南京游学归来，教的是 81 级的中国古典文学，班里有个学生叫刘建萍，成绩相当不错，毕业时分到刚刚组建的闽江大学。80 年代中，生活比较拮据，建萍邀我去闽大兼点课，路途虽然相当远，我还是愉快应允了。几年之后，建萍领着学校的一位老师一起来看我，一问，还是大学时高我一班的学长，叫张帆，我有些惶恐，连称得罪，的确是一点印象都没有。又过了数年，已经到了上世纪的 90 年代末，张帆兄评上副教授也有几年了，建萍和他来我的寓所。张帆兄说，他有意来师大做高级访问学者，

并要我当指导教师，我又一次惶恐。细细想起来，无非是我的“地势”稍优，在本科院校执教而已。我说，大家一起讨论、探索些问题是完全可以的，其余则不敢当。

90年代初，我开始涉猎福建区域文学研究，并于1996年出版了一部40多万字的《福建文学发展史》。《福建文学发展史》的撰写计划，其下限，最初订在1919年前后，书稿交到出版社，多达50余万字，责编有些为难，建议删去10万字。考虑再三，我决定拿掉第六编近代部分（10万字左右），一则，可以确保古代部分的完整；再则，自己感觉近代部分写得较为匆忙，有一些问题还来不及深入加以探讨，所以读者见到的这部书，仅仅写到1840年前后。至于近代部分，拟重起炉灶，另撰一部《福建近代文学发展史》（近已列入福建省“十五”社科规划项目）。书稿的近代部分，我下力气最大的是“同光体闽派”一章，其中涉及了陈书、陈宝琛、陈衍、郑孝胥、沈瑜庆、林旭、何振岱、李宣龚等重要诗人，单单读他们的集子，就花去了相当多的时间。1998年，在编选第二本论文集时，我将这一章取名为《论同光体闽派》作为单独的一篇论文收入《诗词研究论集》一书（巴蜀书社，1998年版）。3万字的篇幅，不能说太少，但是3万字，却只能大体勾勒这一文学流派的大貌，涉及一些较大的问题，而不能对上述所列举的每个作家做进一步的探究。近年来，由于承担国家项目以及指导博士生、硕士生等教学任务一年比一年繁重，不仅无暇顾及近代部分的重写，同时也不可能对上述诗人再做个案的研究，因此也就成了一件心事。恰好张帆兄想做一个课题，我就把“陈宝琛的研究”推荐给他。

陈宝琛（1848～1935），闽县（今福州）螺洲人，出生于世代簪缨之家，18岁中举，21岁成进士，光绪朝为“清流党”干将，

宣统朝为帝师，溥仪“逊位”后遂为清朝遗老。陈宝琛经历了同、光以来诸多的重要历史事件，在晚清，他是一个有影响的政治人物；清亡之后，由于他和溥仪的特殊关系而反对新的社会制度，更由于后来溥仪沦为日本人操纵的“满洲国”皇帝的原因，陈宝琛成了长期以来有争议的人物。另一方面，陈宝琛也是近代至民初的一位重要文化人，作为“同光体闽派”的一员，其《沧趣楼诗集》有较高的文学价值；他还在福建大力兴办学堂，并主持其事，1907年所办的福建优级师范学堂近年被确认为福建师范大学的前身，陈宝琛因此也被视为该校的首任校长。此外，他还在福建兴办铁路，关注地方的经济发展。总之，陈宝琛是一位很值得深入研究的历史人物。近些年，由于陈宝琛的哲嗣陈立鷗先生及社会各界的努力，出版了《沧趣楼奏疏》、《闽县陈公宝琛年谱》，在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设立“陈宝琛藏书室”，并举办了陈宝琛学术研讨会，发表了一些零星论文，对陈宝琛做了初步的研究，取得了初步的成果，但是，这些研究略嫌分散，也不够全面深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建议张帆兄撰写一部评传式的陈宝琛研究专著，同时在撰写过程中陆续发表相关论文。

张帆从着手这一课题至今已有三四个年头。闽江大学虽然经过十多年的建设，但图书资料还是相当欠缺，再加上他还兼任较为繁重的教学行政工作，研究的条件并不怎么好。好在张帆兄很勤奋，又加上有较好的基础，虽然碰到不少困难，但是没有退缩，在写作过程中，有些章节一改再改，书稿形成后，又修改了两三次。书名虽然取《末代帝师陈宝琛评传》，从目录看，可读性也较强，但是全书的写作却仍然遵守严格的学术规范，引文必注明出处，书后附有参考书目，仍然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。我还建议张帆兄做些实地考察。陈宝琛过世至今不过70多年，螺洲其故居

虽然已经残破不堪，但遗迹仍可访寻，实地考察，不仅可以增加一些感性认识，而且很可能找到一些资料。张帆兄一共去了螺洲三次（第三次他邀我同往），确实有不少收获。实地考察使这本书生色不少，读者自可从书中加以体会，不需我多说什么。

陈宝琛的研究有不少学术难点，例如与陈宝琛有关的“清流党”的评价问题，陈宝琛在宣统朝的作用问题，作为晚清遗民的问题，陈宝琛与伪满洲国及溥仪关系的问题，陈宝琛与“同光体闽派”评价，尤其是陈宝琛在此派中的地位问题。这些问题，有些是学术界带有普遍性的、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，有的则是陈宝琛研究中至关重要的问题，研究陈宝琛是绕也绕不过去、并且需要严肃认真对待的。很为张帆兄高兴的是，他的这部评传并不回避这些问题，而且，他对这些问题的论述也大抵得当，大抵公允可信。张帆是从事文学教学与研究的高校教师，自然对陈宝琛的诗文词以及书法更加关注，在这部书稿中，这些部分似写得更加深细些。“同光体”论诗强调学宋，诗派首领人物之一陈衍（也是福州人）把诗分为诗人之诗和学人之诗两档，表面上看似无轩轾，实际上他更看重的是学人之诗，也就是看重诗人的学问以及在做诗时学问的运用与把握，其中当然包括事典的使用，这与宋代的“以材学为诗”是较为接近的，这也是人们将同光体诗派看成是近代宋诗派的一个重要原因，因此可以说，“同光体闽派”的诗是比较难读的。张帆兄克服了这一困难，不太容易。

张帆兄送来厚厚一叠打印的书稿，让我在出版之前写一篇序，不管从师兄弟还是朋友的角度看，都是义不容辞的。张帆兄还告诉我，福建教育出版社欣然接受了他的稿子，而且责编又是社长兼总编的国虬兄。国虬兄曾是我的同事，也是朋友，还曾经做过十来年的邻居。有国虬兄做责编，加以把关、审订，这本书的质

量就更有保证了。

《末代帝师陈宝琛评传》很快就要出版了。在书稿完成之后，我曾和张帆兄交换过意见，很希望在书出版后，能继续把与这一课题紧密相关的另一课题，即把《陈宝琛集》（或名《沧趣楼集》）整理出版。陈宝琛的诗词是旧体诗词，文章都是文言文，如果有笺注当然更好，至少应该有一个校点本。古籍整理也是学术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。学术研究只有对象的不同，其成果当然也有水平高低的差异，但不应简单地以研究对象的不同来区分其高下，从而轻视古籍整理。重视专著，重视理论上的建树是对的，但是，因为仅仅是为了重视理论建树而忽视古籍整理的特点，那无异于抹杀古籍整理这样一门学科。在急功近利的时代，十年磨一剑，像杨守敬、熊会贞师生穷两代人的毕生精力整理一部《水经注疏》，这样的例子现在几乎再难以见到了。我不知道张帆兄今后能否沉静下心来做一点古籍整理的工作，把陈宝琛的集子整理出来？在这篇序言的结尾，添上这几句话，除了与张帆兄共勉之外，更有劝自己的意思。这几年自己多少也沾染了躁急的陋习，心不太能静下来。心静不下来，学术、特别是古籍的整理与研究往往是做不好的。这些话，也许不是蛇足。

2002年2月3日于福州烟山西南麓华庐

前　　言

1935年3月5日凌晨，一位历经清道光、咸丰、同治、光绪、宣统五朝以逮民国的老人，带着太多的牵挂，辞别了人间。

书斋案头，摆着许同莘先生新著《张文襄公年谱》和清华大学邵教授近著《甲申中法之役》的修改稿。逝世前，陈宝琛为这两部著作增删修改，“旦夕不休”，“彻夜伏案，盖忘年耄耋，此其疾之所由起也。”^①“偶冒风寒，服中药三剂而愈。愈后五日，又阅邵氏‘中法战事’一书，凡八九万言，由日中而至夜半，精神强支，毫不知倦。翌日，又授幼子奏牍竟日，以致入晚复发高烧”^②这是王森然先生在《陈宝琛评传》中，对88岁高龄的陈宝琛在临终前一段时间工作的记录。

当我手捧陈庆元教授为我复印的这份只有几千字的“评传”，读着文中关于他在教育，诗、文、书、画方面的成就述评和选录的13首诗作时，陈宝琛首先作为文化人而不是政治家进入我的视野，引起我的兴趣。陈宝琛所给予我的第一个最深的印象便是，他是一位笔耕不辍，死而后已的学者，一位文化名人。其次，他不畏权贵，激浊扬清的“清流”风采；“进忧其民，退忧其君”的思想胸襟；忠介耿直、守正不阿的人格操守，也都令我敬仰而且倍

^① 王森然《陈宝琛评传》《近代名家评传》2集，第21页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1998.11。

^② 王森然《陈宝琛评传》《近代名家评传》2集，第21页。